

岁月笔记

一些草木



爷活着的时候,看到春华秋实,寒来暑往,草木的叶子绿了又黄了,黄了又绿,总爱念叨:人活一世,草木一秋。后来爷的兄弟姐妹都先他而去,同龄人中数爷最年长,爷感到了孤独,变得沉默不语,最终爷也过世了。父亲对着爷的坟头说:人活一世,草木一秋。小时候不太懂这话的意思,长着长着,到了一定岁数,就明白了。

母亲年轻时喜欢侍弄花草,父亲喜欢栽种树木。我自幼耳濡目染,有时还给父母打打下手,跟花草树木渐渐亲近,以至于爱屋及乌,只要是 从土里长出来的植物,除了个别样子过于丑陋、有怪味或者浑身带刺的,遇到大多数的草木,我都会莫名地生出欢喜之心,端详叶子的脉络、花朵的颜色以及果实的形状。

读诗词文章,诗人杜甫有一首诗作《春望》,开篇便是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。”写春日长安凄惨破败的景象,饱含着对时局国事兴衰和个人际遇的感慨,洋溢着凄苦哀思和诗人爱国忧国之情。“草木深郁,流水激激悲鸣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草木深绿茂盛,湍急的流水发出悲伤的声音,出自北宋秦观的游记散文《龙井题名记》,记述作者月夜游览西湖龙井的经历和见闻。文中“道旁庐舍,灯火隐显,草木深郁,流水激激悲鸣,殆非人间之境。”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闪烁的灯火,深郁的草木,一明一暗,互相映衬;沉寂的佛寺,悲鸣的流水,无声与有声相间。作者形容所见景象之美,超乎寻常,令人难以置信,仿佛非人间所有。常听人说“人非草木,孰能无情”,是说人类天生具备情感之特质,意指人不同于无生命、无知觉、无感情的草木,而是有思想感情的生灵,容易为外界事物所打动。此语出自明朝施耐庵所著《水浒传》,书中第十三回有言:“人非草木,岂不知泰山之恩,提携之力,感激不尽!”言下之意是草木无情。

小时候,吃饭挑食,身体瘦弱,面色萎黄,母亲带我去看中医。一位鹤发童颜像太乙真人的老夫子仔细为我把脉,又看了我的舌苔、手指甲,上下打量我一番,询问我母亲我出生以来的身体情况。老夫子微微闭目,手持银匙,沉思片刻,少顷,二目微睁,告诉我母亲说我脾胃虚弱,需要好好调理,假以时日,方可治愈。然后就在一张薄薄的白纸上写了几行龙飞凤舞的字,母亲说这是草药处方,要照方抓药。

那天,母亲用布袋子提着十包草药带我回家。路上天气炎热,太阳像一团灼人的火,路过一家商店,我很想买一根豆沙冰棍,母亲没答应,但是买了一斤桃酥。随后的日子,每天早晚饭前我都要喝一碗褐色的苦汤子,胃里难受得直翻腾,母亲就赶紧往我嘴里塞一块桃酥压一压,那时我以为桃酥和桃树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。

后来母亲又带我去看了别的中医大夫。有个和我父亲年纪差不多的年轻大夫,给我开的中药熬了后不怎么难喝,而且每副药里都配有两枚大枣。大枣在药锅里经过反复煎熬,红润而肥胖,每次喝完药汤我就赶紧将那两枚煮烂的大枣塞进嘴里,大枣的甜味进入我的口腔和胃,我很喜欢。这位年轻的中医大夫每隔一段时间会调整给我开的药方,不久我的脸色逐渐变得红润,吃饭胃口大开。为此,我觉得这位大夫的处方应该很对我的症状。父亲教我认处方上面写的几味草药的名字,至今记得有人参、白术、甘草、木香、茯苓、砂仁、山药、陈皮等。父亲把家里吃橘子剩下的橘皮,晾干泡水喝,告诉我这就是陈皮水,我半信半疑。

去年在一个培训班上,偶遇西北农林大学的一位研究员,他的研究方向是从杜仲中提取对人类健康有益的活性成分。他向我宣讲杜仲“全身是宝”,果、皮、叶均含有杜仲胶和珍贵的

药物成分,给我看了他手机中杜仲叶子的图片,我说很像桑树。

桑树是高大的树木,要在六七月才会结出黑红色的桑葚,熟透的桑葚是甜滋滋的,这是我童年记忆中桑树留下的模样。前年我在周至公路边,看到一大片结出黑色果实的低矮的植物,约莫一米高的枝干并不粗壮,却长势茂盛,挂满了累累果实,叶子的确是桑叶的形状,果实也的确是桑葚的样子。附近兜售时令水果的小贩告诉我,眼前我看到的是被农业专家新培育出的桑树新品种,这种桑葚成熟早,产量高,能抢上好价钱。看着这些被矮化的桑树,总觉得怪怪的,像是被割服后的童工做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成人才该做的事情。我买了些,味道很甜,少了点酸涩,感觉既古怪又真实。对父亲讲起此事,父亲说农村老家门前的那棵老桑树早被砍伐了。小时候每年只能吃到有限的桑葚,因为早有顽皮的邻家男孩爬上树尝鲜,还在枝头上乱摇一气,树下男孩的几个同伴撩起衣服前襟在树下面接着,熟透的桑葚就纷纷掉落地上。农村的小娃不嫌脏,吹落上面的土塞进嘴里,照样是好东西。缺少少穿的年代,掰掉了玉米棒子的玉米秆被当作甘蔗,贪嘴的小孩子都爱吮吸那淡淡的甜味。

四月中旬,槐树上结出白色的花苞,喜欢吃槐花麦饭的人们就盯着这些香甜的花朵不放,除了做麦饭,还能做槐花饺子、槐花菜盒等系列美食。同一时期,嫩绿的榆钱挂在榆树枝头像绿色的钱串串,巧手的主妇做的榆钱麦饭、榆钱炒蛋口感格外清香。

紫藤的枝干像扭结在一起的黑黢黢的蟒蛇,总给人带来一些不安的联想,除了观赏还能做什么呢? 所以选择落脚在城里的小区 and 园林里安身立命。春夏之交时节,紫色的花朵一串串垂下,小小的,很可爱的模样。我的第一件旗

袍,通身印着淡绿色的暗花图案,我就穿着它坐在紫藤下的木椅上,仰头望着从藤叶缝隙里洒下的阳光。不远处,高大疏朗的泡桐开出喇叭状的淡紫色花朵,散发出甜滋滋的清香,与其它矮小些的草木相映成趣,桐花与苦楝树、丁香树的花香气混在一起,成为那段时间小区里草木香气的主导者。

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这类自勉自励的话,被书写在附近一家老年人棋牌室的墙上。步入中年后,我便明白时光已经盗走了大部分的青春,那些年轻的日子曾牢牢占据着我的脑海,而我已不再年轻,虽然我依然迷恋春夏时节花朵的美丽容颜,如今也可以在下一季从容地面对花朵的凋零和枯萎,在萧瑟的秋冬也不再因为干枯飘零的黄叶而伤感,人生不过是失之东隅、收之桑榆的来来去去。

比起善变复杂的人性,草木是安静的持久的。我在一年中的各个季节常常注视着我目所能及的那些花草树木,潜意识里自己也变成安静且持久的生物,即使这样,我还是不能说自己真的了解它们。

比起相对柔弱的草茎,树木更像坚强的男人,默默守护主人的家园。风刮过来的时候,树木的枝叶发出哗啦啦啦或者窸窸窣窣的声响,除了欢愉,在我这个爱幻想的人眼里,它们也许有着真实却没有寄托的痛苦。

我不知道世上有多少种植物,但我能肯定我知道的草木只是植物世界里极少数的一部分。从缘分的角度来看,一些草木作为植物中和我有密切关系的,被我另眼相看,它们和天空、土地、田野、河流一起,成为我呼吸的一部分。看它们随着四季变换长出新的枝丫,开出新的花朵,开始并完成新一轮的更替,这些是它们生活的方式和内容,也赋予了我这个观者以生活的勇气。

(作者供职于省公路局)

闹闹书话

文 / 社会琴

去旷野的风里追寻

读阿来《去有风的旷野》

用“飞速发展”形容我们眼下所处的时代似乎一点也不为过,不管你愿意不愿意,生活的车轮都是滚滚向前的。对于常年被囚禁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中的人们来说,想开辟一方让周边一切都慢下来的天地,真的很难,简直有点奢侈。作为一个从大地上走来的作家,阿来始终拒绝让快节奏的生活将自己的人生切成碎片,在他看来,人生是一个漫长、缓慢的进程,没有那么短。于是他选择走向旷野,以一颗虔诚的心深入一片或熟悉或陌生的土地,让心中的速度自然降下来。他说:“一个小时内走5公里和一个小时飞720公里,看到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。”

《去有风的旷野》收录的是阿来在行走中与花草树木相遇的故事,也是如何把心交给旷野的故事。最初了解这本书,还是在俞敏洪的直播间,看到他和阿来坐在直播间里侃侃而谈,俞敏洪说他看了《去有风的旷野》后,深感阿来是个“作家群里的植物学家”,我被这个新奇的定义所吸引,当即下单购买了此书。书回来后打开一看,封面右上方赫然写着“人生如旷野,自由和答案都在风里”,封面图片是一张迎风飞舞的高原杂草,这一定是阿来先生亲自拍摄的吧,文字和图片都叫我爱不释手,于是立即开始了沉浸式阅读。

在书中,阿来呈现了他作为一位植物学的痴迷者和博学者的一面,他用生动而精准的文字聚焦花草树木,用专业而丰富的植物学知识为我们介绍落叶松、棘豆、风花菊、香青、蝇子草……他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,对每一株我们看似无名的花草都如数家珍。最让人感慨的是,当他遇到了一种

叫做“绒绿蒿”的黄色花儿的时候,他写道:“它们有着丝绸般光亮与质地的艳黄色花瓣还紧紧地闭合着没有张开,阳光强烈,它们低垂着头,用重叠闭合的花瓣环护着花房。拍摄这些花朵需要不时趴在地上,需要不时单膝甚至双膝跪地,裤子湿了,还沾上了大片的泥浆,浸湿了的还有常常撑在地上的双肘”。读这段文字叫人感动又心疼。让我们设身处地想象一下:在4000多米的海拔高原,在积雪渐融的泥水里,一个穿着笨重登山装的奔七的老人,跪在那里为一朵花拍照,不惜湿了衣裤,如果不是真的热爱,不是发自内心的怀有敬畏之心的喜欢,谁能做到如他这样?

阿来曾说:“我们在大地上行走,首先需要下功夫了解它的地理史、文化史,知道这些生命体的名字,才能书写这片大地、获得个人和社会的生命体验。”他说:“我是一个爱植物的人。爱植物,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。”在阿来笔下,鲜红的杜鹃、蓝黄相间的鸢尾,生机处处;云杉、白桦、杉树、松柏,苍郁如海。相比于行走,阿来认为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,他的文字处处透露着人生哲学与豁达。他坚信,只要带着灵魂和思考走向旷野,“人看到的不是美丽的自然,也能看到自己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。”

我不得不想起了自己近年来参加的一些走马观花式的“旅游”和“露营”,每次总是和别人一块,急匆匆的来去,这种短暂的、潦草的,甚至是为了拍照在朋友圈里炫一下的活动,于心灵的分盈到底有多大的益处呢?

读完阿来的文字叫我明白:一个人,也不一定要走向山间,住进帐篷,才叫走向了旷野,只要你心怀万物,敬畏自然,尊重每一种生命存在的价值,同时又时时关照自己的灵魂,从花草树木身上看到和人类相通的那些关于盛放与衰败、勇敢与懦弱、环境与抗争等等重大的命题时,能够获得一种正向的启迪和引导,进而增加自己精神的厚度,更加珍爱一切美好的事物,那么,即使你深处闹市,也会获得如风般的自由和热爱。

我坚信,经过了川藏高原的洗礼,阿来必将为我们呈现出比《尘埃落定》更加厚重的文学作品,而读完了《去有风的旷野》后的我,也将是一个更加敬畏生命、重新审视自己的我。

絮语轻谈

当第一缕温热的风拂过秦岭的山峦,当漫山遍野的绿意愈发浓郁,秦岭国家植物园便悄然迎来了初夏。

迎着徐徐山风,漫步在植物园的小径上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混合的清香。在这生机勃勃的时节,山林间不仅有繁花与翠叶,还藏着一份独特的惊喜——那些缀满枝头、悄然成熟的野果。

秦岭国家植物园作为全球面积最大的植物园,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孕育了众多独特的自然果实。最先映入眼帘的,是扎根在向阳山坡的野杏树,虬曲的枝干上缀着一簇簇青黄相间繁密的杏果。山杏是秦岭常见的野果树,初夏时节果实初成,果肉青涩但逐渐积累糖分,其果实可食用,也可入药,具有润肺止咳的功效。

尚未熟透的野杏裹着毛茸茸的外衣,泛着酸涩的气息;熟透的则在阳光下金灿灿地发亮。地上还有不少散落的杏果,不知是因为近日的大风天气吹落还是由于成熟后自然掉落,捡起一颗咬开,金黄的果肉酸甜交织,汁水顺着嘴角流淌,那浓郁的果香里藏着阳光的炽热与土地的醇厚。树下偶尔有被啄食的杏核,想来是山雀也贪恋这份大自然的美味。

不经意间,一抹紫红色的小果在绿叶间若隐若现。野生桑葚的果实小巧玲珑,表面布满密着麻麻的籽,仿佛一颗颗亮晶晶的紫宝石。连忙打开手机科普了一下,秦岭的野生桑树在初夏结出紫红色桑葚,果实酸甜多汁,富含维生素和花青素。当地山民常采摘食用,也是鸟类和小动物的食物来源。熟透的桑葚轻轻一碰就掉落在掌心,汁液将手指染成深紫色。放入口中,果肉软糯,甜蜜的汁水四溢,连呼吸都染上了桑果的香甜。

走进秦岭国家植物园深处,草木的清香中忽

然跃出一串高亢的啼鸣声。那声音穿透山林,打破四周的静谧,开始还以为是野猫的大声吼叫,循声寻去,是从西边的动物乐园传来的。只见几只悠闲的蓝孔雀正昂首立在枝头,健硕的尾羽舒展成流动的翡翠大扇,还有一只罕见的白孔雀。最大的雄孔雀昂首向天,嘶叫带有一番磅礴气势,尖锐却不失韵律,啼鸣声里裹挟着山林生灵的神秘。

沿途山径上的碎石沾着泥沙,野草在脚边轻轻摇晃,沿着蜿蜒的溪涧前行,五味子便悄然现身。藤蔓缠绕在树干上,深紫色的果实成串垂落,摘下几粒放入口中,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五味瞬间炸开。五味子是大自然最真实的“五味调和剂”,尝过它,便仿佛尝遍了秦岭的春夏秋冬。山风适时掠过,带着溪涧的水汽,吹散口中的酸涩,只留绵长的回甘。这种独特的口感,恰似人生哲理:有苦才会有甜,先苦才能后甜,令人回味无穷。

顺着迂回曲折的山路继续前行,山风清爽,它穿过核桃树宽大的叶片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核桃还裹在青绿色的外衣里,沉甸甸地挂在枝头,继续等待时光与风雨的打磨。而木瓜树则安静地伫立在枝头,椭圆的果实泛着淡淡的青绿色,表皮粗糙却散发着清幽的香气。木瓜不像其他野果那般急切地展现美味,而是默默沉淀,等待成熟后懂它的人前来采摘。

站在山巅,凉爽的山风抚慰着每一寸肌肤,拂过发梢,瞬间吹散了徒步数小时行走的倦意。秦岭国家植物园不仅是“植物基因库”,还承担着濒危物种的保育任务。这漫山遍野的野果,是中华祖脉秦岭以广袤胸怀孕育的万千果实,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,是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真正诠释。在这里,那些隐匿在枝叶间的野果,还



有穿梭于山峦的山风,编织出属于秦岭的夏日童话。此时此刻远离城市的嘈杂喧嚣,全身心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,去寻找、去发现、有惊喜、有满足,让人在品尝美味、感受清凉的同时,更多的是敬畏与感恩。

当夕阳的余晖洒在秦岭的山峦上,我带着满足与不舍离开这片神奇的土地。我知道,秦岭的野果会年复一年地生长、成熟,它们永远在那里,等待着下一个初夏,等待着与珍爱自然、热爱生活的人们再次相遇,继续诉说着属于和谐共生、美美与共的美好故事。

(作者供职于西安市公路局)

灵光物语

一条爬树的鱼

文 / 李海莹

候,还是在下滑的时候,它都一边欣赏周围的风景,一边留意同伴的表现,还时不时鼓励那些同样来爬树的鱼儿。它很友好地对待每一位同伴,时常说些笑话给大家取乐。偶尔得了空闲,还编些有趣的故事写在树干上,它爬过的地方都用鱼鳍蘸着树胶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鱼体字,它觉得这有趣极了。

青鱼并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,继续爬树。很多猫和老虎,还有狗都爬上去了,它们爬在树干上向下俯视,并且喊着“你真是自不量力,早早停下来吧!”青鱼听了心里有些难过,但它还是没有放弃,它甚至越来越喜欢爬树了。然而有一天,早已爬上树梢的鬣狗忍不住了,它很喜欢那些像它一样勇猛矫捷的猫和狗们,不愿意再看到队伍里有青鱼这样的“怪胎”,于是,它想到一个主意——当一阵巨大的震荡像风暴一样从树梢传到树底的时候,虽然青鱼死死地抱着树干,但最终还是被甩了下来。

青鱼躺在沙滩上,伤心极了,那棵树毕竟是它努力多年的依附啊!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?忽然,一阵大风吹来,将它单薄的身体卷走,

它只觉得一阵眩晕,就不省人事了。等它醒过来的时候,感到身体处于冰凉的液体中,耳边传来些许轻柔细语“瞧!那边的珊瑚多美!我们游过去看看。”

“怎么回事?我到了哪里?”青鱼急忙问。“这里是大海,我们鱼类本就应生活在这里。”它们不约而同地回答道。

青鱼试着游动,水流顺从地分开,鱼鳍的每一次摆动都像在拥抱整个海洋。它想起父亲临终前固执的姿势,忽然明白——或许它从未想爬上树顶,他只是想找到海。

后来,青鱼游得很远。它见过沉船变成珊瑚的宫殿,见过鲸群的歌声震碎冰层,见过月光在海面碎成无数光斑,像极了曾经在树底仰望的星空。偶尔,它也会浮上水面,看岸边的树影倒映在波浪里。它不再攀爬,但它写过的字或许还在某棵树上,成为蚂蚁的粮仓,或是新芽的养料。

而每当月圆之夜,它便向着最深处的黑暗游去。那里没有树,但有沉没的星河,等待一条鱼用鳍丈量。

(作者供职于西南分公司)